

万宇轩的诗

(三首)

写给一首小诗

初见,闪烁
喜好在隔夜的橱窗里演奏
另一种距离
有什么,被刺了一下
奇怪的体感温度
炎热、降雨
水龙头模拟着心情
我需要从中抓取什么
小诗?一件事
还有一张等待的说明
在区域,在无人问津的地方

姓氏

一般由我介绍给云知晓
夏天带来微风
海赠予了远方的味道
十二月,种子落地生花
风只留下七天
森林带走了偏旁,接替延续
六月,我被迫修改了名字
冬天在酝酿
为了弥补平行线的遗憾

过梦

两次
第一次,在某个中午
没有前缀,能够抓住的
只有去见一见的安然
第二次
提前一个月开始筹备
请假,加班,撒谎
我带过去了一样东西
我带回了一样东西
在后来的琐碎里
偶尔
翻起几朵浪花



晚霞。蒙海龙 作

汪英尾的诗

(三首)

到春天里坐坐

只要心是软的
河流就未曾冰封
阳光洒落
在山林的每一片叶脉
我和你
在木棉树下解开风的秘密
春天与暖流,回旋到心里
布谷鸟打破
寒流、黑暗和低谷
花香与大地交换虫鸣
解开茶香的禅意
云雾把山岚、密林、炊烟
熏成一幅水墨画
晨曦绽放一片缤纷的树
我想,和你到春天里坐坐
读一读山水长卷

星空之外

载着格桑花的影子
河流隐匿
接壤处种下旷野
和自由的风
阿勒泰的草浪间
鹰是人们的另一个行囊
雪山是星空的延续
涤荡寂寂的荒蛮
天空盛着一坨白云
卸下人间的烟火

存在时光密码里的爱

一滴树脂
定格着
相拥的姿势
琥珀
是我们存在
时光密码里至死不渝
的爱



古盐田里的耕耘。郭小红 摄

宁小牛的诗

(三首)

我是一个揣有银河的人

入海口,海水瞬间抚平
南渡江的澎湃心潮
一条小木船,犁出
一条狭窄却平直的时光暗道
座头鲸和抹香鲸,哺乳者
在一块硕大的蓝色油布上
如此渺小。而这硕大的蓝色
油布
只是地球御寒的一条纱巾
银河系,缀有一块蓝色补丁的
乒乓球,在我的眼眶内跳动
再低一寸。一寸
是我递给孙子驱虫的一粒糖丸
揣起银河
那些在我体内蜿蜒的
伤痕,小于领上
新生的一缕灰白胡须

火山榕

破石而出,序言的冲击力
落在集根为干的身躯
振动,如巍巍巨轮劈波斩浪
续写抑扬顿挫的篇章
在坚硬的火山石上
榕树,讲述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每一片叶子托举着鲜活的动词
每一根树枝伸展出不屈的斗志
每一条根须连接着一个精彩
情节
每一次赞叹沿着光明的方向
触发勇毅前行的力量
至此,你已进入丰厚的底蕴
那是她以自身线条勾勒出的
在自由贸易港扬帆远航的
我的父老乡亲

入海口

一条江与一片海会师
水,这些坚贞的士兵
因为胜利欢呼、歌唱、拥抱
他们相互拍打对方宽厚的胸膛
相互抚慰,过去了的苦难和
悲伤
一只鸥鸟在他们的头顶盘旋
我不知道它是否和我一样
在入海口看见了父亲
坐在小院的老桂花树下
身披夕阳,在静静地等待
师中
轻轻地喊出他四个儿女的乳名
被海水显现的天际线
怎么如此鲜艳

洪光焕的诗

(三首)

赶潮人

海边的村庄像一艘大船
在星辰照耀的波涛里穿行
潮起潮落,赶潮人应运而生
光着脚丫,被海浪追赶
沿着滩涂上祖先隐约的足印
双手握紧命运的船舵
赶潮人以大海为田野
以航船为耕牛,以渔网为犁耙
在浪涛里收获粮食
赶潮人高耸的脊背
更像倒扣的航船
黝黑的皮肤闪烁日月光芒
粗糙的缆绳记忆惊涛骇浪
台风也吹不散
赶潮人咸涩的言语
理想和倔强

赶海的父亲

不管潮起,还是潮落
八月夜空中的月亮
是故乡高悬的灯塔
父亲,你驾船如骑鲸
倒影在汹涌澎湃的大海
又似鲲鹏展翅、沉吟
埋头掌舵的父亲啊
风浪里的巨浪
是大海为你盛开的花朵
不管这艘浑身斑驳的船
多么颠沛流离
你心中的苦水
不因晕眩而倾吐
你撒下打满心结的网
打捞鱼虾,也打捞星光

大海的孩子

多少次面朝大海,大海的孩子
任凭海风吹拂,在迷雾中
坚信大海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漂泊在海上的孩子
自己就像一叶驶向深蓝的
扁舟
风雨过后,滩涂也变得辽阔
那被海风吹远的父辈
或许还在海上打鱼
孩子永远忘不了的是父母的
叮咛
无论风吹雨打
都冲淡不了渗入血脉的盐
无论我们被海风吹得多么遥远
也终将被海风吹落在小村庄
每当想起故乡
海水就从脚蹼涌上了眼眶

三色堇的诗

(三首)

海边小坐

钟摆切割着黄昏
也切割着我的眼角,额头
落在头顶上的雪
也许我不再需要岛屿
不再需要对着大海喋喋不休
无论潮起还是潮落
即使在海边小坐,两手空空
都不会在意,那些风暴与狂澜
我会安静地看着吹远的细沙
看着飞翔的海鸟从浪尖上
提取快乐
不知多年后
这片海域是否还会记得
一位诗人
曾一次次在暮色中起身拍下
久久不肯坠落的斜阳
和比天空还高,那绯红色的云

彩虹湾

我在暮晚中遇见了它
这里海水清澈得像是一个梦
光,从仙人掌上倾泻而下
在黑色的火山石中,吐纳着
生命的声息
我不低估一只鸥鸟
用劲毅的孤独
用巨大的翅膀拍击海风的力量
黄昏从海上升起
它在夕阳的映衬下
比威尼斯的布拉诺岛更加迷人
在这里,我突然想写两封信
一封寄给彩虹
一封寄给辜负过的江山

海甸岛

椰树上落满了碎银的亮光
它刚好与远处的海域
生成令人晕眩的轰鸣。沙滩上
挖土机的手臂摇动着黄昏
一阵阵风围拢,使语言的海岸
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力量。
此刻海浪
正拍打礁石,我只能远远地
看深陷的脚印被
时光的利刃一片片削薄
我是否曾经来过,已不再重要
我错过了在老摊口
品尝老茶茶的市井味道
但没有错过与它的再次相遇
和再次分离
最后只留下我与大海对饮
与这座岛中岛的彼此问候

刘白的诗

(三首)

小满

最好的总在途中
比如此刻的雨水和麦粒
用雨水和麦粒丈量光阴的人
身着蓑衣也行走在途中
离饱满还有一段距离呢
唯一能做的便是听雨
河水忽涨忽落
胎记在船腹忽隐忽现
繁花不再娇羞
对不解花语的人
直接打起手势
风一吹
小小的满
在心头晃动

低于

让水滴低于海平面
让泥土低于地平线
让诗词低于松树和童子
让杯酒低于鸡鸣和桑麻
一切美好
都低到尘埃以下
让人生低于传记
让泪珠低于愧疚和叹息
让虚词和副词
永远在路上
终生无法抵达

搁浅的渔船

那苍老的身躯
也曾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那锈迹斑斑的船舷
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
那不再挺拔的桅杆
也曾在大海上迎来朝霞
送走夕阳
而今渔船的梦搁浅在沙滩
却抑制不住心底的渴望
远洋渔船注定向海而生
宁可沉没也不愿搁浅在沙滩
风从海上来
再一次唤起血性和粗犷
听到捕鱼号子
搁浅的渔船内心又起波澜

南岛的诗

(三首)

大海

与大海辩论 我输了
与大海对饮 我输了
海纳百川 我只是一粟
还是输了

沙滩上的小螃蟹

借着椰树 投过来
暗影的掩护 快速穿过
两只钳子时刻警戒
仿佛我是危险的
想到人类 与大自然的关系
小螃蟹爬过的印记
是我的伤痕

路过渔港

与晨跑的人 笑迎
与风并行
渔船缓缓拖出日轮
收鱼的女人 裹着头巾
像拍上岸的浪花
等着鱼满两肩
与飞翔的鸥鸟 摆摆手
与礁石拥抱
雾消散 路退成远方
不等什么的我 身着白衫
成为身后的椰林
投在沙滩上 一小片
暖暖的光斑

何永飞的诗

(三首)

渔村

一湖蓝,太阳和月亮的宫殿
渔舟,停在时光的交界处
传说总是鲜活,一句情歌
让石头泪流满面
村子,大地捕捞的一条鱼
养在胸口,喂给它晴朗和喜悦
也喂给它狂风暴雨和失眠之夜
更多时候,它处于自由的状态
魂儿丢落在尘世的人,到渔村
几分熟悉和亲切,任何院落
推门而入,都感觉如漏网之鱼
又回到一片清波荡漾的水域

清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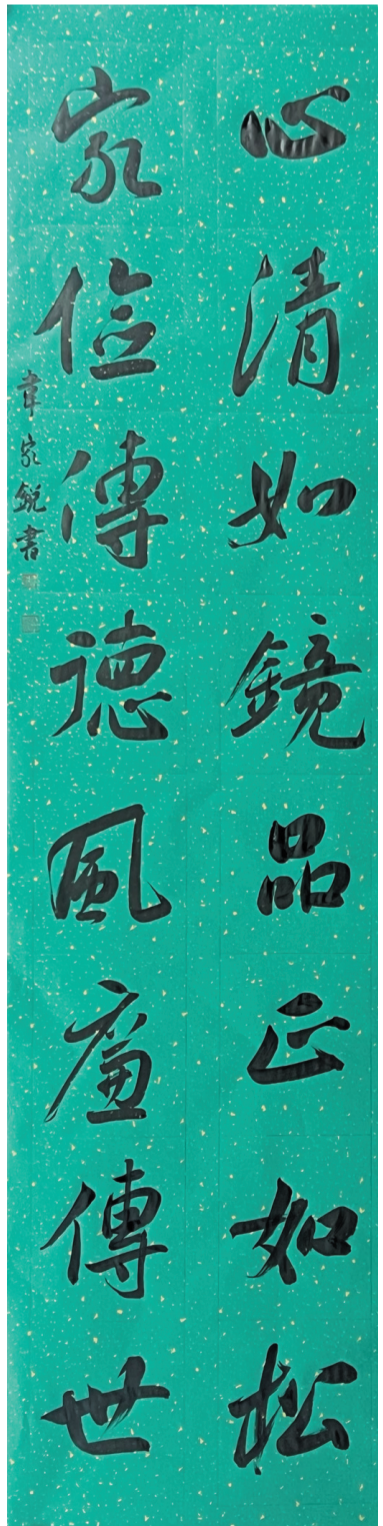
流过刀锋和火焰的水
洗涤骨肉,千遍,才变清
才止住疼,胸口装下辽阔的
天空
也装上无端的指责和嫉恨
风轻轻一推,阳光就醒,在跳动
而内心依然保持最初的平静
快艇驶过,水鸟钻进钻出
也未惊散云影、山色、渔歌
裂开处,绽放出晶莹的浪花
别想拿流言和冷笑
在明亮的灵魂上建造宫殿
也别想把黑夜偷偷地放进来
流过劫数和苦难,还有荒凉
才发现,更多的好运早已在
等候
原来人间的恩赐有多种

春归

我要在欢乐中,举行一场葬礼
为寂灭的雪花,为冰冷的往事
主要是为自己的胆怯和悲观
掉下来的叶片,又回到高处
风,收起尖牙利爪,温和的力量
往往大于凶暴,泥土苏醒
太阳的魂儿从石缝里跳出
草色流淌,平坝、城镇、村落
还有私家园地,都在翻转身子
都在抖落层叠的黑和荒凉
我要彻底露出瘦骨、枯形、残梦
还有一直未命名和面对的思想
真不愿再次错过生长的机会



海岛风景。蒙海龙 作



韦家锐 字

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